



# 家乡戏缘

■胡玉华

“长江水万里长，澎湃汹涌……”仲春的一天清晨，从周口一寻常巷陌深处，传来申凤梅大师质朴豪放、高亢激越的越调经典唱段，不由我心里一颤，为之动容。循声望去，但见一位六十多岁的长者，一手执鸟笼，一手拿着随身听，悠闲自在地徜徉。那份闲适惬意，着实令我艳羨。

作为老周口人，若宣称不喜爱越调，无论如何说不过去，若没亲临演出现场，没有看过“活诸葛”申凤梅大师的戏，未目睹大师的风采，则更应引为憾事。而我引以为豪，庆幸无此遗憾。

众所周知，越调大师申凤梅健在时，其光环下的周口越调剧团，实力雄厚、如日中天，以演诸葛亮系列戏而著称，名扬京城，誉满神州。申凤梅大师羽扇轻摇，那飘逸、洒脱、自如、形神兼备的诸葛亮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其“活诸葛”的美名不胫而走，家喻户晓。每每演出盛况空前，座无虚席。

原周口越调剧团，地处原东方红大街南段的两侧。西区为排练、工作场所，东区则为居住区域。我家就其近旁的荷花路南段，相距不过三四百米，也就隔着一个坑塘。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我在周口三中读初中，那时是初中和高中连读，周口三中的老校门地处五一路东侧，而我到校必经越调剧团东院。

那时上学，无论路程远近，皆是徒步。为走捷径，我大多选择穿过越调剧团东院到校，也就是从其前门进入后门出来，而步出后门就要顺势下个不算陡峭的土坡。坡上灌木丛生且异常险峻，让人望而却步。而下坡之后，要沿一条南北走向的溪流走上几十米，上坡后方能迈入坦途进五一路到校

区。如果时间充足，途中多半要拐些弯，沿途照例约上几个要好的同学结伴而行。而此路径，一晃就走了四年，直至高中毕业。

在上学放学的途中，时常看到剧团新生代在东院旁边不远处的空地上练功，皆为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青少年，也常常见到一些剧团的艺术

家。那时周口城市规模不大，市区主次干道也就那么几条，加之我的家与越调剧团近在咫尺，所以能时常与剧团的艺术家们邂逅。生活中的申凤梅非常纯朴，平易近人，家乡人都亲切地称呼她“大梅”。我曾多次与其相遇，和普通人毫无二致。

记得有一天傍晚时分，看到申凤梅大师在剧团附近的路边独自伫立，赶巧遇到沿街卖烧麦的，要上一盘，权作晚餐，在那里吃得津津有味，看上去就是一位普通民众。

早年我曾多次亲临演出现场，目睹申凤梅大师经典剧目的演出盛况，至今记忆犹新。

大师倾情演绎出《卧龙出山》中诸葛亮的雄才大略、《舌战群儒》中诸葛亮的儒雅风采、《诸葛亮吊孝》中诸葛亮的智勇过人、《七擒孟获》中诸葛亮的自信豪迈、《智收姜维》中诸葛亮的远见卓识，其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艺术表演、熠熠生辉的舞台艺术形象，着实令人钦佩，以“活诸葛”之名蜚声戏坛，实至名归。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五一路影剧院观赏大师参演的现代戏《吵闹亲家》，印象深刻，该剧由越调表演艺术家陈静担纲主演，剧中大师甘为绿叶。而后来剧团演出的《李天保娶亲》，为培育提携新人，使越调艺术能够薪火相传，大师完全退居幕后，由青年演员

马兰饰演李天保一角。

那年月，但凡剧团在家乡周口演出，无论申凤梅大师参演何剧目，每到演出终场，当大幕徐徐拉上之时，观众席即刻便会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大家翘首企盼大师再登场，唱上几段经典唱段。久而久之，这也成为大师在家乡演出时的惯例。大师从没拂过家乡父老的意愿，就是抱病也要满足观众的要求，决不让观众失望而归，着实难能可贵。

在家乡周口，申凤梅大师演唱的“三传令”、“探马报赵将军打了败仗”，特别是“四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等经典唱段，超越现代流行歌曲，广为传唱，妇孺皆会。

在风雨飘摇的文化大革命过后，申凤梅大师重新焕发了艺术青春。除了热心在家乡演出外，大师还经常率团在全国各地巡演，下基层，走边疆，进矿山，甚至送戏到田间地头，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声名远扬，赢得了众多的荣誉。她将毕生精力与心血都奉献给了越调演艺事业，似自己常常饰演的诸葛亮，呕心沥血，不遗余力。

一代越调大师申凤梅，凭借其精湛的演技、独特的唱腔、崇高的品格，在人们心中树起了一座至高无上的丰碑。

欣幸有新一代越调领军人物申小梅团长，接过恩师的大旗，在新时代、新的征程中，奏响越调优美的华章，续写新的辉煌。

我既非戏曲评论家，亦非科班出身，有专攻的戏曲界人士，只是出于对申凤梅大师的景仰，对家乡戏曲越调的由衷喜爱，抒发一份缅怀，写下一些经历，仅此而已。

## 葡萄花开

■程方

屈指数来，我家的庭院落成已将近十年。落成后为了给庭院添些盎然生机，院子硬化时，便想着一定要留出一小块地来，种上一两棵树。经过一番筛选，我栽了葡萄树。

留出的地块面积不大，约一米见方，四边垒砌出高度约十厘米的边池。那年的春天，买来两棵葡萄树苗，拉开些距离挖出树坑种下。葡萄树生长得很快，树干和新生枝每年都能蹿出一米以上的长度。树干无形，或曲或直；攀爬随性，或动或静。

葡萄树很诚信，春天一到便如期生出枝芽，起初是淡绿中带些白嫩，并不浓烈，不奔放，不浮躁，平淡到让你忽略，当你用心细细看，却像是初生婴儿的胎皮，一天一种状态，给人生机勃发、积极努力、不负厚望的感觉。几天的工夫，便可看到在两三个叶片之间

生出一串米粒状的东西，这便是葡萄的胚胎了。若再有几天大意的日子，推门进院抑或推窗换气，就会意外地闻到既不浓烈、不卖弄，也算不上张扬的清香。那种香味是那么接地气，淳朴而细腻，内敛而矜持，凝重而奢华。第一次闻到葡萄花香的时候，我变得很不自信，苦思冥想不得其解，只知道春天百花竞放，争奇斗艳，单想到那惊艳亮丽、嚣张跋扈的大花瓣，这洒脱、简约、雍容中带有阳春白雪般高雅的香气怎么可能来自于名不见经传的葡萄花？我真的为自己的过错叹惋，为自己长期持有的观念懊悔。

葡萄花花期很短，忙碌得像是在赶时间，一般不会超过半个月。正因为花期短，所以撩起我更深的怜悯、惻隐之心，站在葡萄树下看着那只有在放大镜下才能分辨的五角花瓣，任由花



瓣雨朝我飘落。

我感到很无助，因为不愿接受她的秋实，只想留住她的春华。我做不到，但我知道来年春天她会回来。

## 浔阳江头

(外一首)

■红珂

枫叶瑟秋风  
荻花飞冷月  
马蹄踏踏  
白司马送客惆怅  
登船摆酒  
酒入愁肠愁打结

月光白江心  
江水寒衰星  
画船飘摇  
琵琶女独弹哀怨  
端坐飞指  
曲入怨心怨拧丝

心相近 意相通  
流落才女 贬滴才子  
一声声诉说一滴滴眼泪  
在时空隧道里盘旋轰鸣  
凄凄惨惨的悲剧人物  
丈量历史的一把标尺

### 红旗渠上的虎口椿

那个瞬间  
我和您不期而遇  
红旗渠上的虎口椿

那个岩洞  
那么冰冷那么坚硬那么倔强  
是世上最有力最黑暗的虎口  
而您就坚强地生长在里面

您的根小小的 枝细细的  
可是 您努力弯腰伸头  
把身子伸长伸长 拧几拧再伸长  
把青翠的头颅送往虎口  
默默地热情地朝着光明朝着太阳  
匍匐着汨汨地流血  
却没有一声呻吟 无所畏惧

多少个日出日降  
多少个云飘云荡  
多少个潮起潮落  
多少个寒来暑往  
您除了伸长就是打拧  
而打拧  
是为了更好地伸长

您用纤细标志着不屈  
您用矮小注释着伟岸  
您用单薄凸显着进取  
您用孱弱彰显着荣誉  
虎口椿 虎口椿  
您的身躯红似火啊  
把高大的太行通彻照亮

红旗渠上的虎口椿  
不止一个  
而是千千又万万 万万又千千  
九百九太行想把您压弯  
您却豪气冲天不屈不挠把他改变  
虎口椿 红旗渠人 您用不凡的姿势  
把巍峨的精神举上山巅

那个瞬间  
我和您不期而遇  
小小的细细的 却拧几拧身子  
高高矗立的红旗渠上的虎口椿  
一旦相遇 便不分离  
永远繁茂于我心头的  
红旗渠上的虎口椿